

西藏密宗的「儀軌」

談錫永



未智盧說密之一

西藏密宗以行持爲主，雖然他亦重視理論的建立，但到底以爲只談理論，有如「說食不飽」，所以主張行持比理論更爲痛切。當蓮華生大士初抵藏土弘揚密乘時，並不重視著述，而受法修持成就者，據史乘記載，數以千計；其後阿底峽尊者來藏土弘化，弟子的根器已較下劣，尊者便不得不以「文字般若」啓示來學，而有「菩提道炬論」之作，但此時成就者已遠不如蓮華生大士時期之盛了。

這種情形，和漢土的禪宗頗爲相似。禪宗初期，師弟以心印相傳，亦無須憑藉文字，然而一花五葉，宗師輩出，及至宋代以

還，根器亦較差劣，禪門的著述亦相對地增多，倘和釋尊拈花，迦葉微笑，彼此不著言語聲塵，而心法授受了了的情況比較，無疑是很深刻的諷刺。

然而，西藏密宗却有一點和禪宗不同的地方。禪宗的印心，實在無法紀錄當時行者的實際心理狀態，留傳下來的公案，對後人只是一個悶葫蘆。但西藏密宗的行持，却仍有歷代師資傳授的儀軌可遵，這些儀軌，等於前人修行成就的腳跡，故後學踏着這些腳跡前進，縱或因種種障礙，不能達到解脫的目標，却仍可以走多少算多少，而且也沒有走錯方向的顧慮。

這種說法，並不是說藏密比禪宗高明。相反地，當藏密修持至最高階段時，仍須有向禪宗借鏡的地方。筆者的意思只是說，由於藏密有儀軌的傳授，故在層次較低時，較禪宗的入手爲易，抑且沒那麼容易發生差錯。因此，本篇所談的儀軌，只是談較低層次的儀軌——層次愈高，愈依賴金剛上師的「口訣」，這些口訣，宣之於文字極爲無益，因爲，「認指作月」的毛病很容易產生。

在層次較低的儀軌中，又有「事業法」儀軌，與「成就法」的儀軌兩種分別。前者世間法的意味較重，與行持的關係亦較少；後者出世間的意味較重，與行持的關係極大。因此，倘談事業法儀軌，很難顯示出藏密的特色，故本篇畧而不論，只介紹成就法儀軌。

在成就法儀軌中，一位本尊有一種特別的修法。西藏密宗法系中，本尊極多，故實在無法將各種不同的儀軌一一介紹，只能攝取各儀軌的通則，以顯示藏密行人能藉修持以達「即身成佛」的方便。

二

所謂「儀軌」，應該解釋爲威儀的軌範。顯宗弟子有「行住坐臥」四種威儀，藏密行人除此之外，還須「觀想」自身時刻都成本尊的威儀。這種「佛慢堅固而住」的威儀，在藏密中是極其重要的。

時刻觀自身爲本尊，說起來很輕易，但事實上很困難。首先是行者本人的心理障礙，非密乘根器的人，對這種觀想有兩種不同的反應：

第一種是，根本不敢把自己觀作本尊。在他們的意念中，佛與衆生的差別太大了，倘觀自己爲本尊，彷彿是對佛或菩薩的褻瀆。

第二種是，在清淨時敢於把自身觀成本尊，但在不清淨時（例如吃飯、如廁），則絕不敢作此觀想，否則亦恐褻瀆。

本來，在藏密行人眼中，這兩種態度都是衆生無謂的執著，但爲了照顧有此種心理、根器較鈍的弟子，則仍給予種種方便，使其依次第而修，終至可達「佛慢堅固而住」的程度。這樣，我們在談「無上瑜伽密」的儀軌之前，又不能不先談談培養時刻觀想自身成佛這種威儀的次第了。

從前已經說過，整個密乘法系，有作密、行密、瑜伽密、無上瑜伽密四種分別。倘若把他們作縱的觀察，而不是橫的排列，很可以把他們看作是一系列的次第。

在作密中，修行的人需按軌範佈壇四十九日，而入壇只修七日；在壇上修法時，自身觀成本尊，但離壇之後，則不須再作此種觀想。七日修法完畢之後，應將所佈的壇拆去。

這種修持的軌範，對前述第二種心理的人，是完全不成問題的，因爲在壇場中，當然極其清淨了，離壇後即到不清淨的場所，却已無需自觀本尊了。對第一種心理的人，也極其有幫助，因爲藉着四十九日佈壇的工夫，藉着壇飾的莊嚴，已可增加其修法時觀想的自信。

在行密中，事相工夫比較減少了，只需依軌範佈壇七日，但可入壇修四十九日法，在此四十九日中，離壇後仍觀想自身爲本尊，而修法圓滿後，則無需作此種觀想，並須將壇場拆去。

很顯然，這和作密比較，已是進一步的要求，但倘依次第而言，這要求顯然是不算嚴刻的，因爲行者已有了作密的基礎。

在瑜伽密中，壇場鈴鐺繪幡珠鬘瓔珞，無盡莊嚴，但在行者心中，此種「塵色壇城」，不外是引心近佛的助緣，因此，有一

五觀成道」的修法。這五種觀，分別爲「道場觀」——觀五濁惡世爲道場；「月輪觀」——觀月輪，視如母胎；「阿字觀」——先觀梵文的阿字（在梵文中，「阿」義爲無），然後觀種子字。「本尊觀」——觀本尊在行者對方。又需用咒語及手印，迎請本尊，請本尊安住，修法後又需撥送。「入我我入觀」——觀對方安住的本尊，以咒音入我腦，我之咒音則入本尊之心，成一循環。

瑜伽密這種修法，已無佈壇若干日，修法若干日的限制。顯然在事相工夫方面已作很大程度的減輕，但與本尊的關係而言，在無上密行人的眼中，則較爲沒那麼親切。

無上瑜伽密修持儀軌，一般無種種佈壇的限制，甚至不需對着本尊像也隨時可修。於修持時，不作「道場觀」，而代之以觀空，於虛空中，次第生成本尊——這時，當然連自身也已一併觀空，故可免除自身與本尊身的執着和分別。這是瑜伽密一點頗重要的不同。另外，無上密觀本尊時，無需迎請、安住、撥送的手印與咒語，因而事相上又少了一些工夫。

如上所述，倘若把這四種系統的密法作整體觀察，很顯然可以看出，那是事相的逐步減少，也就是對塵色壇城依賴程度的減輕。可是，讀者却不要誤會，修密的人，一定需要由作密開始依次而修，事實上，這是四個獨立的法系，而且各有不同的成就相，並沒有必然的一貫性，所以樹立四個法系，目的只在攝受不同的根器，當然，隨着根器的漸變，一個修行人也是可以依次而修持的。只不過這並不是必然的過程。

三

現在，可以着重談談無上瑜伽密的儀軌了。在整個儀軌中，它統攝了由凡夫以至成佛的道路；同時，也統攝了真空、妙有，以及空有雙融的妙諦。

一般而言，儀軌由三大部份構成，即「加行」、「正行」與「後行」。這三部份，自以正行最爲重要。

在加行中，只攝「皈依」與「發心」兩目。然而在意義上，

藏密行人却以此爲由「外凡」轉入「內凡」的階段。——所謂外凡，卽外道凡夫。不要以爲外道是個很壞名詞，其實，這只是指仍未皈依佛道，仍未發心學佛的人而言，他們之中，儘有些見解精闢的哲學家和熱心於拯救人類的宗教家。所謂內凡，則指已皈依、發心的學人而言。西藏密宗又特別重視發心，尤其是發「菩提心」。

既成內凡，卽可轉入正行。在正行中，首作觀空，這種觀空應於一剎那間完成，但所謂觀空，此時仍非勝義的空，蓋只如小乘行人，但觀「人我空」，以人我境界泯滅，遂便於本尊身的生起。——在這階段，行人已是修內凡入小乘，因此有「法執」（執著於法）是很顯然的，而且，正可藉着法執，作種種本尊的觀想。

所謂觀想本尊，爲便於循序漸進起見，可先修「對生本尊」——本尊生起於行人的對方；然後修「自生本尊」——行人自身成爲本尊，此際又應起悲心，上供下施，卽上弘佛法、下度衆生。

在這階段，行人的身語意三業，均需修成三密：身成本尊；語念本尊咒音；意作本尊觀想。然而，這只是屬於外相。倘更進一步，則應更內修藏密極其重視的脈、氣、明點。因爲藏密以爲，身只是粗相，脈才是細相；語只是粗相，氣才是細相；意只是粗相，明點才是細相。只有外修粗相，內修細相，始能發揮衆生成佛的本能。

脈氣明點的修法，藏密有種種方便，卽使要簡單敘述，也非易事，而且也非本篇的範圍，在這裏，只想指出修法中最粗淺的層次，那就是：修中脈成咒輪、修氣相成咒音、修明點成咒輪放光相。當然，就是這樣粗淺的層次，也不是容易圓滿修成的，學人非一面修持，一面領受上師的口訣不可，否則便徒然淪入事相，出世不成，反多一重「法」的縛束。

在這個階段裏，就整個儀軌的意義而言，已經是由小乘渡入大乘的過程了，因爲只有大乘才有悲心的生起，才有弘法利生的宏願。然而在大乘法系中，此時的意味實傾向於相宗，因在儀軌

生起尊身時，分別統攝了六、七、八等三識，故有「三昧耶尊」、「智慧尊」、以及「三摩地尊」的同時生起，至於生起的詳細內容，準備另篇細說，這裏只想指出，儀軌在這時已高度發揮了相宗的理論，而且付諸實踐。

儀軌繼續下去，又是另一次的觀空。然而，此時的觀空已與正行開首時的觀空不同，因爲行人須於剎那間收攝一切，盡歸入無分別、離言說的法界虛空。此際不但無人我，抑且無法我，故能所雙亡、入法盡滅，而行人卽於此空有雙融的勝義空境界中入定。至此，儀軌的正行已告圓滿，蓋此時已踏入成佛的階段。

接着下來的後行極其簡單，只不過是「回向」及圓滿的唸頌，其意義和顯宗的回向並無二致，故不須贅說。然而，儀軌雖告圓滿，行者却並非就此了事，蓋仍須行持「佛慢堅固而住」的威儀，這種行持，也許就是無上密之所以爲無上的特色了。

（上接第31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）

點所經行之道，類似脈絡或神經，但亦不全是；明點則泛指身體中之各種精華之分泌物，不單指男性之精液也。凡人之氣、脈、明點必須澈底轉變使成光明及大用，亦卽轉凡夫之氣、脈、明點成，報、化二身之方法。此道目前全世界能講透徹之人可以說根本無有，或絕無僅有（？）至於詳盡之科學的說明，更待吾人之力也。見M. Eliade之Yoga中，論Mystic·physiology處。

⑮ 此處藏文作：rTags·Myur·Tu·Thun·Pahi·Kha·Pho·Yin·Kha·Pho。一字爲吹牛，誇張之義。若原書抄寫無誤，密勒日巴似乎有嘲笑及開玩笑之意味。

⑯ 臍拙火——爲六種成就法之基本修法，爲密宗禪定之基礎。行者觀臍下有如豆大之火焰（拙火），加以寶瓶氣等助行使能生起俱生之憤怒母火，而產生暖樂，打開全身脈結而開顯本具之法、報、化三身。

⑰ 七勝寶——此又爲印度之神話寓言，傳說當成佛或轉輪勝王出世時，當具足七寶。

⑱ 到西藏去——密勒此時住於西藏與尼泊爾交界之喜馬拉雅雪山各地，並不是西藏內地（Tibet proper）。以後密勒日巴才稍往西藏內地行住，但其足跡似未到現在西藏中部或東部，此點待考。